

解
放
军
文
艺
出
版
社
精
品
书
系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冯 志 著

敌后武工队

DI HOU WUGONG DUI

JIEFANGJUN WENYI

CHUBANSHE

JINGPIN SHUXI

CHANGPIAN XIAOSHUO DI YI JI

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



长篇小说（第一辑）

敌后武工队

冯志著

解放军

写在前面

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，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，日日夜夜地冲激着我的心；我的心被冲激得时时翻滚，刻刻沸腾。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，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，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，因此，心里时常内疚，不得平静！

的确，心里的不平静，已有十三年了！

十三年前的那年冬天，也正是日本鬼子刚刚投降三个多月，在集宁驻防时，我就想抓起笔来，将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和敌人酷斗、鏖战的一大段生活写一写。党组织给了我力量，鼓励我写下去，同志们也以最大的关怀要我去写。但是，由于当时的文化、政治水平很低，而主要的是蒋介石又点起了内战大火，所以想写的念头，不得不暂时放下，去参加解放战争。

虽说写它的念头放下了，写它的意愿并没有打消。战斗空隙间，武工队里的战友们的面影时常出现；武工队的一些惊险、感人的故事，也经常让我回忆起来。每当忆起，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。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，我便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了。

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在 1942 年遭到鬼子的“五一”大扫荡，整个局面起了变化以后，冀中九军分区的党，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，立即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，深入到敌后的敌后，去开辟工作，去打击敌人。

敌后的敌后，就是敌占区。敌人自己称之为“确保治安”区，或“明朗化”的地区。在这种地区里，敌人有一套统治人民的严密、完整的组织机构，像连座法，保甲制；敌人不仅兵力雄厚，而且还控制着交通线，真是一处有警，四处增援。

这地区的环境，既不同于一时变质的老根据地，也不同于敌我争夺的游击区。这地区的敌人力量强大，群众条件差。武工队就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地区里坚持斗争，向群众宣传党的各种政策，开辟抗日工作，可想而知，工作是异常困难的。

在这种地区里执行党的政策，必须做到一步一个脚印，丝毫不能含糊。不然，不仅会给党造下难以挽回的损失，自己完不成任务，站不住脚，并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敌人吃掉。

不过，这支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，始终和群众同命运，共呼吸，以群众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，以群众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，随时宣传党的政策，严格地执行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因之才撒下了抗日的种子，鼓起了群众的斗志，开辟了地区，打击了敌人，直到逼得敌人退缩到老巢，我们取得了胜利。

书中的人物，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，有的是我的上级，有的是我的战友，有的是我的“堡垒”户；书中的事件，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。在党的关怀，同志们的帮助下，现在总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宿愿，把它写出来了。

《敌后武工队》如果说是我写的，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。不管怎样，眼下它终于和读者见了面。如果它能在读者

心灵上留下了一点点八路军艰苦抗战的印象，或对读者有一丁点帮助，也就算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。

谨以此

献给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！

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贞的人民！

献给我的亲爱的战友和同志们！

作 者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

主要人物表

杨	子	曾	——武工队队长
魏		强	——武工队小队长
赵	庆	田	——武工队队员
贾		正	——武工队队员
刘	太	生	——武工队队员
常	景	春	——武工队队员
辛	凤	鸣	——武工队队员
李	东	山	——武工队队员
胡	启	明	——武工队队员
徐	立	群	——县委委员
刘	文	彬	——区委委员
汪		霞	——区妇救会主任，魏强的未婚妻
吴	英	民	——区长
赵	河	套	——抗日军人家属
大		娘	——赵河套的妻子
郭	洛	耿	——武工队的情报员
郭	小	秃	——郭洛耿的儿子，武工队员

李 洛 玉——村治安员
黄 玉 文——村干部
金 汉 生——铁路工人
梁 玉 环——村妇救会干部
周 敬 之——地主
黄 新 仁——伪乡长
田 光——黄新仁的女婿,伪军小队长,后反正
梁 邦——梁玉环的弟弟,敌夜袭队队员,后反正

松田少佐——促定日本宪兵队队长
坂本少佐——促定日本宪兵队副队长
刘 魁 胜——松田的亲信,敌夜袭队队长
苟 润 田——外号“哈叭狗”,伪警察所长
侯 鹤 宜——外号“侯扒皮”,伪军小队长
二 姑 娘——“哈叭狗”的妻子,刘魁胜的饼头

马 鸣——我区公所助理员 叛徒

第一章

1942年5月1日，冀中——这块盛产棉、麦的大平原，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，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：敌酋冈村宁次亲率七八万精锐部队，从四面八方来了个铁壁合围，轮番大扫荡。这就是冀中有名的“五一”突变……

久经考验、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冀中军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从5月1日开始，就日日夜夜地和敌人苦斗鏖战起来。苦斗，打乱敌人的扫荡计划；鏖战，粉碎敌人的围歼意图。但是，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，为保存有生力量，主力部队不得不奉命暂时离开冀中，朝山区转移了。冀中的工作，也不得不暂时转入了地下。

人说：“五一”扫荡最残酷，其实，残酷莫过于“五一”扫荡过后、青纱帐撂倒、西风吹来的秋末季节里。

那时，真是炮楼成林，公路成网。有人说：“出门登公路，抬头见炮楼！”真是一点不假。维持会、“防共”团和敌人取联络的情报员，各村都有；县界沟、区界墙，四通八达的电话网，遍地皆是。地主、老财、二流子还了阳；鬼子、伪军、警察们胡乱窜。人人脸上失

去了欢笑，个个心里布满了忧愁。剪发的妇女，都梳起假髻，紧闭大门家中坐；年轻的小伙子，都留起胡髭装老人。

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里，冀中九分区留下的一支坚持地区的部队，也被环境逼迫得跟随参谋长朝铁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撤退了！

人是地里仙，一日不见走一千。这支撤退的部队，经过一夜的急行军，爬沟、绕点、穿过平汉铁路、通过层层封锁线，来到了山区，在分区驻地——贾各庄住下了。

进山区后的二十几里路，指导员魏强的鞋底就磨透了。第二天，吃过午饭，他坐在院里，在日头底下，穿针引线地缀补起来。这时，排长贾正挑着两大桶水，噎噎噎地闯进房东的屋门，哗哗地倒进了瓮里。

“哎呀，同志！瓮里都满啦……真，一住下，吃水就给包下了！”一阵尖细的、领情不过的话语，从屋里传来，这是房东老太太的声音。

“在咱冀中，想给房东挑也不敢。”贾正放下水桶，从屋里走出来。他一眼瞧见魏强手里的活计，笑哈哈地问道：“怎么，指导员，你这鞋也磨透啦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你那鞋呢？”魏强用牙齿拔出针来，瞟了瞟贾正脚上的鞋。

“我这双鞋，是这次行军才穿上脚的。爬过铁路，走了七十里地，到杨各庄还蛮新呢；哪知，又往西走了二十五里山路，这5字不到头的鞋底，就磨成了一张纸了！”贾正说着，抬起一只脚来给魏强看。接着又说：

“来到山里我有两怵。”

“一怵什么？”魏强剪断缝鞋的麻绳，抬起头来问。

“我休山道长牙。不管你穿多么结实的鞋，只要爬上三天山，保准磨成透窟窿。”

“二休呢？”

“我休小米有沙。这边的小米，不管熬稀粥，焖干饭，吃起来常闹个‘咯吧’！不过，这边就比冀中环境好，你看人们又说又笑又唱又闹的劲头，哪像是打仗？”

“你说的打仗，非得像咱冀中那样？天明了，急忙盼天黑；天黑了，又怕天就明。打仗，成了家常便饭；行军，当成正式课目。要知道，那是敌人逼的。我们不愿意过那提心吊胆的生活，我们喜欢太阳，我们要欢乐、歌唱，我们愿意没有战争，永远和平。也就是为了这，才拿起武器来战斗。……”在魏强说话的当儿，远处传来跳荡轻快的歌声：“……我们在太行山上，我们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强马又壮。敌人从哪里进攻，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；敌人从哪里……”近处，货郎子正有节奏地摇着二夹铃。咿啷，咿啷，咿啷啷！喜鹊，叫着从空中掠过。孩子们嘻笑地互相追逐乱跑。姑娘们哄赶驴驮子送粪。小伙子们挑着刚割来的山柴朝家走。这是欢乐、劳动的景象；这是幸福、和平的缩影。这一切景象触动了魏强的心。他立起来，趿上鞋子，意味深长地问：“贾正，你来说说，‘五一’扫荡以前，咱冀中不也是这个样？”

贾正不吱声地点点头。

确实，“五一”扫荡前的冀中和这里一样，每到秋后，也是一片和谐、欢乐的景象：小伙子们甩着响鞭，赶着大车拉土、送粪；村边上，这里有人在打坯，那里有人在收拾大白菜；铿锵铿锵的锣鼓声，是村剧团在排练新戏；“打、倒、日、本、帝……”单字的集体朗读，是妇女们在上识字班；孩子们一蹦一跳地在场里打着霸王鞭；老人们蹲在庙台上晒着太阳闲聊天；咯哒咯哒的轧车声，嘤

嘣当的弹花声，咔嚓咔嚓的织布声和嗡嗡的纺线声交织在一起，响成一片合弦动听和平劳动交响曲。……可是冀中现在变了。变成了一片凄凉、悲惨、血与泪的景色。想到这，魏强脸上热烘烘地有点发烧；贾正心里也翻上滚下的不大得劲。这两个在冀中生长成人的共产党员，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大。末后，还是魏强喃喃地说：“一切都是暂时的，要把它变过来！”

“有咱们的党，有我们的军队，有冀中的人民，咱们一定叫它变！”贾正挥动拳头也像发誓似地说起来。

“报告，魏指导员，参谋长请你和贾排长。”一个倒背小马枪、武装整齐的小通信员很有礼貌地冲魏强行着军礼。

“走！”魏强箍箍头上的毛巾，摸摸紫花褂子襟纽，按按腰间的驳壳枪，拽拽前后的底襟，和贾正一前一后紧跟通信员走出了大门。

参谋长一见魏强和贾正走进来，忙移开眼前的《抗敌报》，招呼他俩坐下。

参谋长本来就身高体壮，今天又脱掉便衣换了一套褪色的绿军服，所以更显得分外的魁梧、威严。他见魏强他俩对军服都露出喜爱的神色，凑趣地说：“你俩也喜欢这军服？军人嘛，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穿便衣哩！”

魏强、贾正对视一下，笑笑，谁也没有言语。

“不过，现在你们还不能穿！你们跟我到这边来，是知道要干什么的！”

“知道！”“知道！”魏强、贾正同声回答。

“知道就好！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我们现在要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，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，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

装工作队，深入到敌后的敌后，去开辟敌占区。毛主席说：‘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。’鬼子让咱冀中根据地变了质，武装工作队就变成一把牛耳尖刀，悄悄地插到敌人心里，去搅合它个乱七八糟。分区党委决定调你俩去武装工作队，魏强同志担任小队长。你俩有什么意见？”

魏强听说分区党委决定派自己到武工队去，并且要担任小队长，当时不知是高兴，还是胆怯，总之，心里突突跳个不停。他，战斗参加的并不少，也负过几次伤，就是文化水平太低，对党的各种政策还不够熟悉；但是党对自己这样的信任，让自己负这么重的责任，却又觉得万分光荣；不过，他所耽心的是完不成党给予的任务。稍一沉思，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，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于是忙站起说：“服从组织需要，没有意见。”

贾正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，也跟上一句：“没有意见。”

“那好，有什么问题，到了武工队还可以提出来。行政介绍信在这里。”参谋长说完，回手将桌子上的一封信拿起，递给了魏强。“到南峪找杨子曾同志。他原是十八团政治处主任，你们的老首长。现在是武工队队长兼政委。”

魏强一听说是自己的老首长杨子曾同志在武工队负责，心里高兴得立刻开了花，要不是在参谋长面前，他会像孩子似的高兴得蹦起来。他心里说：“这可好，又回到自己最熟识、也是对自己最了解的人的跟前做工作，真想不到！”

贾正也欢喜异常。他恨不得魏强立刻就走，也恨不得一步迈到南峪去会会自己分别好几个月的老首长杨子曾。

一切事情办好，魏强他俩转身刚要走，又被参谋长叫住。跟着，朝他俩递过一人一双毛边底、实纳帮子的青帆布靽鞋：“带

去，预备练兵、执行任务用！”

贾各庄到南峪，中间只隔个小山梁，不到二里地。魏强、贾正不到吃一顿饭的工夫就赶到了。

杨子曾三十刚挂点零，细高挑，微有拱肩，白白的脸膛，下巴颏长满了胡髭，说话不紧不慢，态度非常温和，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，都感到他亲切、热情，因而，也多拿他当成自己的兄长来尊敬。

杨子曾见到魏强、贾正，心里高兴得不得了，东南西北地扯了些闲话，便将武工队的情况向他俩做了个简单的介绍。之后，将魏强分配到一小队担任小队长，贾正也被分配到一小队当队员。

武工队人数不多，四十六七个人，可是从人员到武器，真是棒得出奇。讲武器，除了有机枪、掷弹筒等自动火器，每个人还有一支日造马步枪，绝大部分人腰间还插支驳壳枪；论人员，那真是好样的：二小队长蒋天祥是魏强抗大二分校的同学，来前，在通信连任连长；武工队的队员们，都是九分区部队的金疙瘩，富有战斗经验的班、排干部。魏强心里非常高兴，这些队员，他是认识的多，不认识的少。

蒋天祥听说魏强来了，忙找到一小队，还在院子里就“魏强，魏强”地喊起来。魏强从屋里跑出，两个多月没见面的老朋友，两只大手狠劲地攥在一起，立刻叙起离情来。

贾正来到武工队，一瞅，都是枪林弹雨里的老战友，更是高兴。少言寡语的赵庆田，是和他一起参的军，一起入的党；李东山、常景春……也是和他同一条战壕里生活了几年的。他们一见到贾正，就急忙围过来，互相打闹说笑了一阵子。贾正扭脸转向一直叼着烟袋光笑不说话的赵庆田：“你这一阵子怎么样？还蔫

的像个大姑娘？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说着走了过去，和赵庆田并肩站在一起。

赵庆田笑咪咪地向贾正身旁靠了靠。

“怎么你也不说句话？”

“我这个脾气你知道，看到老战友就知道高兴，说什么？”赵庆田在鞋底上把烟灰磕打出来，顺便又挖了一锅子递给贾正。“来，抽锅吧！”贾正知道赵庆田的脾气，忙接过来，也就不再言语了。

“咱们这个小队长怎么样？”赵庆田憋了老大半天，才憋出了十个字。

“你说魏小队长？那可是个厉害上级。你说是打，是说，是写？样样都数头份。他是俺们连的指导员。我和你一分手，就跟他一起……”贾正本着自己知道的，向赵庆田介绍着。

魏强送走蒋天祥，就朝赵庆田、贾正走来。

“小队长来了。”赵庆田低声地说。

“好，贾正，你来啦！”这时，从大门外闯进一个身穿便衣、持马步枪的军人。瓜子脸、尖下巴颏，嘴上长着黑黝黝的一抹子短胡髭，个子准比贾正高出半头。他上来就把贾正的手攥住了。

“刘太生，这是咱们小队长。”赵庆田觉得在魏强——自己的小队长跟前，不应这样随便，忙介绍。

刘太生立正、挺胸、二目平视地报告：“小队长，刘太生值勤回来。”

“你们都是老战友？随便谈吧。”魏强点头回礼地说。

看到刘太生，魏强的脑际立即出现了一位身高体胖，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这就是他在清苑县张庄认识的那位模范抗属刘大娘。她在八月间，被鬼子松田和特务刘魁胜杀死了。这个小伙子，

一旦要知道母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，将不知道多么悲痛呢。他知道贾正也知道刘太生的母亲死的事，深怕贾正冒失地说出来，两眼不时地凝盯着他。

“刘太生，你家可出了个大事……”贾正一本正经地刚说到这，魏强立刻使劲地咳嗽了两声。贾正扭脸朝魏强一望，见魏强丢过来个眼色，马上把语气缓和下来：“你猜是什么大事吧？”

“我离家好几年，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说给你吧，你二兄弟长生参加县大队啦！”

“这个？我早知道，还是我妈送去的。是不？”刘太生对这个过了时的消息很不满足：“贾正，我妈结实呗？”

贾正不愿意在自己的同学、多年的战友、革命的同志面前说假话，但是，暂时又不能照实地说，只好忍着内心的苦痛，愧疚地小声说了三个字：“还结实。”

“刘太生，你这个大马虎，头晌午借老乡的镰刀，你还了没有？”辛凤鸣进来望见刘太生就问。

“哎哟！没有。人家要啦？我去。”刘太生很忏悔地扭头就要走。

“得了吧！等你送，早破坏群众纪律啦！”

“你送啦！好，我谢谢你！”

魏强虽然乍来到武工队，一见这起子生龙活虎般的队员，从心眼里痛快。确实，在这些人的身上，能看到一种雄厚的力量。这力量就是那坚强的意志，火般的热情。他们自己也都认为：有这样的意志，这样的热情，一切阻挡革命前进的东西，都将会被轧毁、碾碎。

第 二 章

一间光线不足、又很狭窄的小屋里，摆着一张桌子，桌上摊有一张褪了色的地图。武工队杨子曾队长立在桌旁，手背蹭下巴颏，看着地图沉思。魏强站在他身旁。

“魏强，你带四个人，傍晚午定要赶到康关。”杨子曾用红蓝铅笔指点地图说：“在那，和准备过路的干部们会合了，去马家庄吃下午饭。”

“嗯。”魏强顺从地回答。

“……从马家庄往下走，步步接近敌人的‘治安’区。那是敌人的天下。各个据点的敌人，什么时候都可能出来，随时都有可能和敌人遭遇。因此，执行这次护送任务，就更要警惕。”杨子曾从怀里掏出盒边区造的纸烟，抽出两支，扔给了魏强一支。

魏强吸着烟，视线由地图移到杨子曾的脸上。杨子曾的表情是那么亲切、和蔼、庄重。

杨子曾狠狠吸了口烟，接着说：“今天执行的这个任务很艰巨，要你们用很少的战斗力和战斗力，突破层层封锁线，踏过保定以西的整个敌占区，安全地把去冀中开辟工作的干部们送过铁路。”

魏强接受了任务，双腿一并，行了个注目礼，大步地朝门口走去。这时杨子曾又把他喊住了：“我们是革命军人，穿衣裳可不能破狼破虎的。便衣也得保持整洁。看你练习上房、爬墙，把棉裤磨得露出了黑羊毛，回去补一补！”

魏强回手摸摸露出羊毛的棉裤，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：“是。”

下午，在群山耸立，怪石繁多的窄窄山道上，魏强和四个肩扛日造马步枪的武工队员，说说笑笑地朝着康关村前进了。

冬天的山风吹得挺硬，魏强他们因为紧走赶路，额上、手上、浑身却热得津了汗。他们时而爬上陡峭的山岭，时而跨过横卧的小河。

宽宽的蒲阳河，冻结成溜光、透明的冰板，人们活跃起来，都想在冰上溜滑一下。

“李东山，你穿着钉钉子的山鞋溜不了，给我捎着枪，我溜它个两样的。”贾正兴致勃勃的劲头，简直像个孩子。他见人们都溜了过去，立刻在冰板上紧跑了几步，左腿一蹲，右腿一跪，说：“我来个羊羔吃奶。”嗖地一下，朝东岸滑过来。

“嘿！还是白洋淀长大的！滑冰、游泳真有两下子。”李东山话音刚落，贾正溜到了岸边。他刚要立起，没注意脚底下一滑，咕咚！闹了个大仰巴跤，帽子摔出了老远，把人们都逗乐了。

“你呀！你呀！”魏强笑呵呵地指点李东山：“都怨你抬的高，把他摔了个重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这是表演老头钻被窝呢！要是他，就凭那钉了十四个铁帽钉子的山杠子鞋，还表演不了呢。”贾正说着爬起来，拾起毡帽，重新扣在头上。

太阳移到正南方，在康关村，魏强和二十八个准备过路的男女干部会合了。人们都上前询问：“铁路好过吗？”“在什么地方过？”“这条道，敌人是不是常出来？”魏强他们对询问的事，都笑嘻嘻地做了回答。

来到马家庄，吃过下午饭，在太阳压树梢的时候，人们都在